

资治通鉴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端聲秉義侍讀學士獻奏議纂集賢殿校讎學士盧承業撰

隋書封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隋紀一

一起屠維作噩盡重光
大淵獻凡三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

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爲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旣知防人交代

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
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
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
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
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
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
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
並爲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爲大監
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
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
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

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臯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乚其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孫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弈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

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
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
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魚廣達屯白土岡忠武
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
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摠
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蘄州摠管
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
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
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士唯晝夜啼泣臺內
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
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

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
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
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
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
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
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
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
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
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
自去待春水旣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
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欬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

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
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爲
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
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
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
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
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摠管楊
牙貲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
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
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
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

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
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貞明擒蕭摩訶送於
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
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
金兩滕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
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救忠出部分令宮人裝束以
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
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
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
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
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撝等數人居省

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

咸致敬焉時陳入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爲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摠督之又陰爲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旣而取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欲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已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頻

先入建康頴子德弘爲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馳詣頴
所令留張麗華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
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
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丙戌晉王廣入建
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
賦厚歛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折尚書
都令史暨慧皆爲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頴
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
下皆稱廣以爲賢矩譴之之弟子也廣以賀若弼先期
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
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

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
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
命赦之詔陳高祖卅祖高宗陵揔給五戶分守之上遣
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
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
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
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
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
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揔管水陸十餘萬屯漢
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

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旣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弃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蜚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弃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州還至巴

州慧紀推叔文爲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暉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移書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僊弃城走豫章等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簡辭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要荒小縣有

不至五百家者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鄉帝不聽丙申制
五百家爲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陳
吳州刺史蕭巖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巖爲主右衛大
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摠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
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永新侯陳
君範自晉陵奔巖并軍拒述述軍且至巖立柵於晉陵
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
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巖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
吳州王褒衣道士服弃城走巖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
破之巖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爲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
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巖皆送長安斬之楊

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墓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戾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